

列寧

馬雅可夫斯基

封面題字 郭沫若

封面画像 吳作人

列 宁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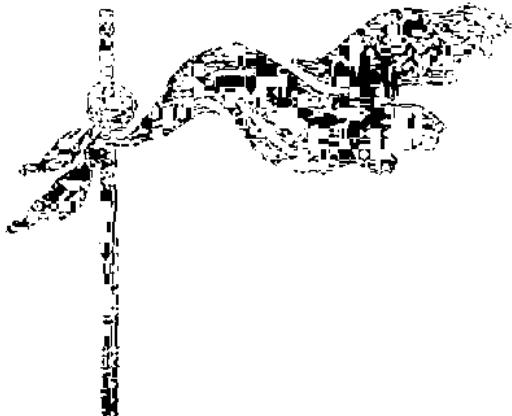
书号 234 字数 73,000 开本 787×940 耗 $\frac{1}{32}$ 印张 $5\frac{7}{16}$ 插页 0

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 0.53 元

献　　给

俄罗斯共产党



是时候了——

我要来讲

列宁的故事。

但并不是因为

悲伤

已經不复存在，

是时候了，

只是因为

剧烈的哀戚

已經变成明晰的、

有意識的沉痛。

时间啊，

重新把

列宁的口号旋風似地吹起。

難道我們還要
流淌着
揩抹不尽的泪，——

列寧

就是現在
也比活着的人更富于生命。

他是我們的知識、

力量

和武器。

人——是小船。

虽然在陸地上。

当你过着

自己的

一生时，

有許多各种各样的

骯髒的貝壳

紧紧粘在

我們的

兩側。

可是，

冲破了
狂怒的風暴以后，
你便停了下来，
为了駛向太阳的近旁，
洗去
一团团綠色的
海藻
和那深紅色的水母的粘液。
我
在列寧的照耀下
清洗着自己，
为了向着革命的大海
駛得更远。
我担心
这几千行詩句，
正如你还是孩子的时候
担心人們的謊言。
人們要拿这头顱去裝飾花冠，
我害怕，
它們遮蔽了

真实的、
英明的、
人道的
列宁的
巨大的前額。¹
我害怕
送葬的人群、
陵寢
和早已規定的
尊崇的仪式
会用甜膩膩的圣油
浸坏了
列宁的
純朴。
我战战兢兢地保护着他，
象保护眼珠一样，
願他不要
为那糖果似的美
受到损伤。
心里有什么——

我就遵从着义务的命令

把它写出来。

整个莫斯科。

冻結的土地

随着汽笛的吼声顫抖。

塞夜中冻僵了的人們

在圍着火堆烤火。

他做过什么事？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来自什么地方？

为什么

要給他

这样的尊敬？

我把一个个的字

都从記憶中搬出，

无论对哪一个字，

我也不能說——

这就是你适当的地方。

世界上的

文字工厂

多么貧乏！
該从哪里去找一个
恰當的字眼？
我們只有
七天，
我們只有
十二小時。
我們自己
活不了更長的時間。
死神
決不會饒恕我們。
假如
我們不會支配時間，
日曆的尺度
就會顯得太短，
我們說——
“時期”，
我們說——
“時代”。
我們

夜里
睡覺，
白天
做事，
我們
自己
又喜歡
在石臼里搗水²。
如果
有人能給大家
指出
現象的巨流的方向，
我們便說——
“預言者”，
我們便說——
“天才”。
我們
沒有什麼野心，
沒有人呼喚——
我們便動也不動；

我們的妻子

很喜愛我們，

这样

就感到最大的滿足。

假如

誰的肉体和精神融为一体，

不象我們这样，

而是勇猛前进，

我們便頌揚道：

“帝王的風采”，

我們便惊異地說：

“上帝的賜与”。

这样說着，——

結果是

既不聰明，也不愚蠢。

文字悬在空中，

飄蕩着，象縷縷的輕烟。

从这样的硬壳里

剝取不出

任何东西。

手和脑
都感觉不到它们。
怎么能
拿这样的尺度
来衡量列宁！

人人
都亲眼
看见了——
这个“时代”
已经跨进了大门，
甚至
它的头
也没有碰一下门框。
难道
关于列宁也可以說，
“上帝恩賜的
领袖”？
假如
他是
帝王的和上天的，

我

决不能抑制住

自己的愤怒，

我

一定要

横冲直撞地

奔入葬仪的行列，

挡住送葬的人群。

我一定要

找出

最响的

诅咒的字眼，

趁着

我

和我的骂声

被人践踏的时候，

把

渎神的咒语

投上天空，

向克里姆林宫

炸弹似地
掷出，
“打倒！”
但是捷尔任斯基
走在灵柩旁边，
步伐是那么坚定。
“乞卡”³
现在也可以
离开崗位了。
千百万只眼睛，
我的
眼睛，
都象挂着眼泪的冰柱，
冻结在
面頰上。
从前，官場要人們
对上帝的尊敬
并不算新奇。
不是的！
我的心啊，

今天你为了这真实的悲痛

而冷却吧！

我們

要安葬一个人，

这是在人世上

生活过的

一切人們中

最現實的人。

他是最現實的，

但决不是

眼睛只盯着

自己食糟的

那种人。

他一眼

望尽了